



續表忠記卷之三

高忠憲公傳



漸岸恒夫趙吉士纂編

四明公弼盧

宜彙輯

君○子○之○明○道○也○必○先○明○乎○義○利○之○介○邪○正○之○幾○用○則○
行○其○道○於○天○下○不○用○則○存○其○道○於○千○古○可○進○可○退○可○
生○可○死○而○必○非○富○貴○貧○賤○所○能○移○患○難○威○武○所○能○屈○
吾○於○高○忠○憲○攀○龍○而○知○其○大○本○在○闡○明○聖○學○其○大○用○
在○鋤○擊○奸○邪○其○大○節○在○不○辱○其○身○而○合○於○古○人○屍○諫○

之○義○蓋○自○姚○江○遙○接○象○山○之○脉○以○致○良○知○爲○宗○旨○學
者○喜○其○直○捷○而○從○之○然○姚○江○性○地○高○朗○一○了○百○徹○若
下○學○豈○盡○利○根○而○遽○希○頓○悟○其○弊○也○始○則○援○儒○入○禪
而○不○自○覺○繼○且○以○禪○篡○儒○而○怙○其○非○而○一○二○門○牆○之
士○篤○守○師○說○以○爲○依○歸○實○則○非○有○所○信○於○姚○江○以○上
紹○象○山○之○脉○而○并○不○能○有○所○疑○於○紫○陽○以○直○探○其○異
同○之○介○者○也○則○雖○理○本○一○致○而○學○遂○殊○塗○矣○惟○攀○龍
以○性○善○爲○宗○以○居○敬○格○物○爲○要○以○躬○行○實○踐○爲○主○使
念○念○有○所○持○循○事○事○有○所○歸○著○而○後○學○者○乃○得○其○門

而○入○焉○譬○之○不○辨○東○西○南○北○者○極○目○皆○泱○泱○之○區○固
罔○罔○無○所○適○從○設○辨○其○東○西○南○北○矣○而○非○身○歷○其○地
則○風○俗○之○純○疵○山○川○之○險○易○土○宜○之○剛○柔○燥○濕○究○且
與○耳○食○者○等○故○知○行○雖○有○合○一○之○理○而○必○無○偏○重○之
功○此○攀○龍○之○學○所○以○獨○探○其○本○也○萬○曆○壬○午○舉○於○鄉
從○顧○憲○成○講○學○輒○相○悅○以○解○欣○然○曰○聖○人○可○學○而○至
也○已○丑○登○第○出○趙○南○星○門○授○行○人○有○疏○詆○程○朱○者○力
斥○之○先○是○內○計○去○留○必○預○白○閣○臣○聽○其○更○置○定○然○後
具○疏○上○聞○冢○宰○孫○鑰○功○郎○趙○南○星○矯○其○弊○政○府○不○悅

科臣論計與不公冢宰奪俸功郎降三級調外通政
司魏允貞禮曹陳泰來顧允成等爭之俱謫外遂削
南星籍而罷孫鑰攀龍感憤時事上君相同心惜才
遠佞疏語侵政府謂臣自去冬奉差迄今復命未及
一年而善類擯斥幾至一空大臣則孫鑰李世達趙
用賢去矣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允成于孔兼黜
矣近則李禎曾乾亨復乞歸矣選司又以擢用言
張棟空署而斥矣中外不日輔臣惡其不附已則曰
近侍不利用正人皇上有去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得

行其媚嫉之私皇上有容言之盛心而臣下反重貽
以拒諫之誚爲聖德累不淺至於輔臣聲音笑貌之
間雖示開誠布公之意而精神心術之隱實不勝作
好作惡之私伏祈特諭輔臣深自省察疏下部院議
處攀龍聞之坦然顧憲成謂只宜杜門存待罪意若
竟坦然亦爲未得攀龍深旨之議降極邊雜職甲午
赴揭陽典史過汀州坐旅舍一小樓甚適手二程書
至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日得之矣乙未歸居湖
上與憲成修復龜山東林書院一依白鹿洞規集吳

越賢士大夫講學其中泰昌卽位召爲光祿丞屢遷常少首陳務學之要以大學衍義進雖優答之逆賢不悅也攀龍與人甚易而持論甚嚴疏論李可灼崔文昇用藥之悞以趙盾責首輔斥科臣請禁講學之非有云講學何事頓空法紀之臣禁學何名出自聖明之世天下傳誦其言疏入報聞而已再移疾有邪氣所干元氣大伐語以身爲喻真有感動癸亥差歸復舉東林之會日宦情秋露學境春風是可決擇矣起刑部尋擢總憲時崔呈秀以御史巡按淮揚攀龍

過其地者凡四深惡其貪邪狼狽之狀及總西臺呈秀回道考核臚列其實迹特糾之呈秀百計求解而攀龍前無可緩頰者遂擬遣戍呈秀恨入髓乃投身逆奄爲義子必欲殺之會推晉撫僉舉謝應祥逆賢矯旨責部院含糊偏庇而降吏科都魏大中等攀龍與冢宰趙南星引咎辭去大學士韓爌等力言不聽皆相繼出國門奄猶眈眈視逆黨密迎其意叅李三才指攀龍爲同黨削籍李實空印之禍起復加牽織矯旨逮問攀龍聞旗校將至先一日謁別道南祠歸

坐後園呼諸子舉原無死生以示沐浴焚香手繕遺疏夜半密起叩闕自投園池遺疏在案曰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稽首效屈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來生值立水中不仆拱立北面肅若對君人咸痛而異之逆賢復矯旨謂預知自盡誰爲漏洩逮公子世儒究問奄誅贈宮保兵部尚書諡忠憲攀龍嘗曰良知二字不若中庸二字孝弟二字終日味之不窮終身行之不盡下學上達在此又曰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常常體如是

用亦如是而工夫要在主靜主靜要在慎獨惟天理至靜靜如是動不如是者氣靜也靜如是動亦如是者理靜也理明則氣自靜氣靜則理益明觀其泰然於死生之際則其生平學問之功可槩見矣文文肅震孟常語夏考功允彝曰生平只服一高忠憲事事合道其爲名流推重如此攀龍字存之號景逸無錫人與周順昌周宗建周起元李應昇黃尊素繆昌期爲後七君子合前六君子建祠京師所稱死節最著之十三人也

趙吉士曰世之所謂道學者做衣角巾儼然有道長者之容而世卽隨聲附和羣奉一先生以爲趨彼亦自以爲是居之不疑求其對衾影而無愧者鮮矣公臨終別友生書曰一生學問到此亦少得力蓋猶自視欲然也嗚呼必若公者乃可當道學之名而無忝哉

盧宜曰嘉善有卞伏生門下士也一日趨錫山侍公坐甫定時按浙御史亦公及門聞者報謁伏生以治下諸生虛左遜御史御史以未入境受事不敢以公祖自居且同在師門當序齒辭之堅伏生遂登首座繼而同飯公察伏生終席意態安舒深加歎賞亦公推誠樂善之心所流露也

周忠介公傳

附諸生王節朱祖文等義士顏佩韋等

逆奄屠戮縉紳大都射隼高墉反遭毒喙者居多若遠處里門不與朝局又素不立門戶而以忠憤所激卒死詔獄則周忠介順昌是也順昌字景文號蓼洲吳縣人爲諸生卽砥礪名行少善飲母夫人戒之終身不復醉成萬曆丁未進士理福州明習法比如老吏性又方鯁稅奄高案在閩勢橫甚郡邑進謁者手板庭叅如屬吏順昌抵任獨不往又廉其役犯法者輒捕治之積與家忤不恤也擢司文選乞假歸蘇撫

周啓元以忤奄削奪順昌爲文送之多所指斥繼之者奄黨也涖任後順昌以送啓元文示之新撫愠魏大中被逮過蘇順昌往慰之流連三日因以女字其孫諸校屢昵之嗔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歸語忠賢吾乃吏部郎周順昌也因呼忠賢名罵不絕口人皆咋舌奄黨倪文煥劾順昌不當與罪人連姻且誣其署選時賊罪矯旨削籍順昌猶向人刺刺罵忠賢不止前撫周啓元之獄起與御史周宗建等次第被逮順昌故廉吏慷慨敢言事旣家居數與有

司爭論閭閻疾苦及他冤抑狀吳人德之甚故事緹騎至檄縣官自詣主名吳令陳文瑞順昌所拔士也叩門撫牀而泣順昌曰此意中事也母效楚囚爲夫人吳慟絕而甦者再諸子伏地哀號聲徹衢市順昌神色自若內兄吳爾璋曰范孟博囑子數語千古酸鼻公獨愀然乎笑曰母事亂人懷也文瑞亦請稍了家事曰吾無家事可了旁有一素榜曰此龍樹菴僧屬題者先已許之乃一不了事呼筆書小祇園字大如斗體法道勁投筆而起甫出門士民號冤聚送者

已數百人順昌因服小帽詣軍門與夫周文元先聞
被逮信連日夜泣不止將走長安自到棋盤街上鳴
冤是日亦隨往士民聚益衆撫按屬有司數易置順
昌然遠近聞風至者愈多開讀日百姓無慮數萬諸
生四五百人迎順昌於縣署日午至西察院撫按來
百姓執香伏地呼號聲如奔雷瀉川轟轟不辨一語
諸生王節劉羽儀楊廷樞文震亨殷獻臣等迎於門
日周吏部清忠端亮以忤權璫被逮士民怨痛萬心
若一明公爲天子重臣請雪其冤士民皆慟哭撫按

惶駭流汗滿面不能出一語旗尉文之炳等持械擊
百姓且厲聲曰東廠嚴旨逮官豈容鼠輩置喙顏佩
韋等譁曰衆謂天子詔耳乃出自魏忠賢耶旗尉曰
速剗若舌旨出東廠將何如佩韋等大呼擊之炳從
者雨集諸校或匿斗拱間或升屋走而李國柱以重
傷斃矣餘皆哀號跪而乞命惟云罪在東廠我等皆
爲東廠所悞此丙寅三月十八日也是日城中正沸
他尉逮餘姚黃御史尊素者泊舟齊門登岸凌侮街
市一人偏袒大呼擊者如蝟沉其舟始知城中有變

跟○踰○逃○歸○由○此○緹○騎○不○敢○再○出○先○是○逮○周○御○史○宗○建
者○廷○辱○二○千○石○勢○同○狼○虎○人○心○久○鬱○至○是○乃○快○順○昌
自○繫○官○廨○中○客○引○高○忠○憲○諷○其○自○裁○謝○曰○昌○小○官○也
安○敢○援○大○臣○不○辱○例○乎○此○行○必○死○死○見○高○皇○帝○當○請
殛○元○兇○以○報○天○子○耳○中○夜○乘○間○開○讀○於○野○次○偕○諸○校
去○下○詔○獄○忠○賢○銜○之○甚○許○顯○純○迎○奄○意○撈○掠○順○昌○無
完○膚○坐○贓○三○千○兩○五○月○初○六○日○京○師○王○恭○廠○火○王○恭
廠○者○貯○置○火○藥○局○也○是○日○辰○時○忽○大○震○一○聲○天○拆○地
裂○塵○土○四○飛○棟○樑○窓○壁○紛○飄○如○落○葉○人○皆○昏○暈○不○知

所○出○乾○清○宮○窓○櫺○墜○斃○一○小○奄○象○房○羣○象○狂○奔○石○駙
馬○街○石○獅○子○重○數○千○觔○飛○至○四○十○里○外○墜○於○通○州○之
大○教○場○燬○廬○舍○殺○人○民○無○算○哭○聲○震○天○奄○黨○膽○落○獨
忠○賢○以○不○殺○順○昌○則○威○且○中○詘○必○欲○死○之○順○昌○被○拷
必○極○罵○忠○賢○如○故○同○時○入○獄○者○語○或○稍○遜○卽○怒○叱○之
顯○純○令○以○椎○擊○其○齒○齒○盡○落○問○曰○能○復○罵○否○順○昌○嘆
血○濺○顯○純○滿○面○罵○益○厲○竟○益○死○獄○中○旨○下○領○埋○已○踰
三○日○天○暑○皮○肉○皆○腐○僅○存○鬚○髮○聞○者○無○不○流○涕○喪○至
吳○大○風○拔○木○三○晝○夜○乃○止○崇○禎○改○元○子○茂○蘭○刺○血○頌

冤贈太常卿予祭葬特祠又加諡忠介崇禎慎重名器罹奄禍諸君子九卿下不盡得諡惟順昌身在事外而橫被慘酷尤爲可哀故卹之倍渥與魏大中同擊校事聞奄矯旨下撫按捕佩韋等論死諸生王節等亦被黜幾成大獄佩韋等繫圜中聞順昌喪至曰吾輩死無所恨惟願侍相公左右耳臨刑皆談笑慷慨佩韋語知府寇慎曰公好官當知我等死義非死亂也明年逆賢顯純文煥等皆伏法蘇人合瘞佩韋等五人於虎丘山塘上樹穹碑大書五人之墓張太

史溥爲碑記楊解元廷樞題墓門以表之五人爲顏佩韋楊念如沈揚馬傑周文元墓卽撫按所建忠賢普惠祠故址也而是時爲順昌死者又有庠生朱祖文獄急間行走長安納橐餽輸贓無所出奔走於定興吳橋醴金代輸復經紀其喪以歸亦憤懣發病而卒祖文字完天學者私諡孝介先生

王貞明日江都人言倪文煥家白日見忠介冠帶坐堂上旁有五人皆武裝侍煥家大怖叩頭乞哀或言公正人豈作厲然史記載灌將軍事則冤仇報復自古已然矣趙吉士曰忠介以忤要人得請歸里素獨立無黨固非逆奄所側目也而忠節盛時亦未嘗投契及

就逮過吳知交縮頸蒙面撫軍素奉忠節惟謹亦不敢通一字公獨挺身周旋以女許字其孫復痛罵忠賢不已遂殺其身嗚呼當天柱將折地維欲缺時非得公等撐拄其間凡此人類不幾被獠豬噉盡乎迨椎齒盡落猶嘆血奸面元城鐵漢於今再見矣若五人奮臂一呼而緹騎不敢復出障狂瀾而熄凶焰為功於世道人心豈淺鮮哉張太史溥五人墓碑記曰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懸其首於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脰而函之卒與身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為五人也賢士大夫者問鄉吳公默太史文公震孟姚公希孟也李遜之三朝野記曰崇禎元年九月廿六日秋決舊例必以民犯強盜叛逆及真正人命列於前候上勾決幾名而止若官犯則列名於後是年御筆獨將後開逆案倪文煥等五人勾決先是中宮以誕育元子大慶請停刑上曰生子固大慶事誅有

罪亦大慶事當並行不悖旨下政府揭救面救再三上曰不殺此輩則逆案為無名政府曰此輩不過是患得患失之鄙夫耳上曰既是患失便可以無所不至政府乃不敢言時方久旱行刑後大雨

周端孝先生傳

先生諱茂蘭字子佩忠介公長子也年十九補博士弟子有文名忠介死奄禍崇禎卽位茂蘭與魏忠節次子學濂刺血頌父冤疏甫就姚文毅希孟見之曰疏中鼎湖勸進皆語忌也茂蘭請改之希孟曰子血豈無盡乎泣曰父死之謂何正恐灑之無地耳卒易其疏上為斬御史倪文煥戍蘇撫論呂尚書輸鬼薪

優卹死禍諸臣允御史袁鯨請取死禍最著十三人
建祠京城追塑遺像於祠中又立專祠於其鄉皆緣
茂蘭與學濂之血疏而發也茂蘭又與同難諸子共
推學濂爲文設祭詔獄中門讀文未畢諸子狂號觀
者皆哭左右入告崇禎亦揮淚曰忠臣孤子甚憫朕
懷寃始盡雪先是諸君子之下詔獄也逆奄乾兒許
顯純酷拷畢命及捕繫顯純卽訊諸孤咸挾利錐刺
之拔其鬚髮盡讞庭如沸崇禎聞之亦不之罪也滄
桑後棄子衿杜門石隱妹婿文乘湛持相國子也爲

吳日生

名易吳江人進士

連染而死茂蘭養妹於家撫其遺

孤甚篤康熙辛酉河南湯翰林斌典浙試歸過姑蘇
叩門請見茂蘭以素不相知堅辭之翰林請愈堅不
得已見之握手盡歡拜忠介祠定交而去未幾翰林
撫吳扁舟間行至其家訪地方利弊官吏賢否茂蘭
告之悉然皆公言之無私囑也撫軍亦諒其誠褒彈
興革一如茂蘭言甫下車首祭忠介祠茂蘭隨赴轅
門外叩首謝後遂絕跡終其任不再往撫軍每過訪
之亦不再見也郡庠行鄉飲禮特令舉爲正賓堅卧

不出亦不往謝撫軍益高其節敬禮始終無間識者
兩賢之晚年註叅同契有得丙寅示微疾曰今日方
閒。儵然而逝時年八十有二學者私謚端孝先生
盧宜曰宜於南雷文定讀先生墓誌獨不及睢州
往還事在嘉善時先生之甥魏儒照為宜言之甚
詳其清風亮節於忠介公可云克負荷矣謚曰端
孝豈溢美哉
又曰公既贈太常寺卿而先生又上書請封三代
給誥命上諭禮部查例不可得先生慟哭緇會典
得一條云凡以死勤事抗節不屈身死綱常者其
卹典取自上裁卽投揭於部覆上奉俞旨從優贈
三代一時死忠者咸得援例邀恩實先生啓之也
乙酉南京破蘇為浙閩孔道先生守故廬恐罹兵
燹命其弟携家人茗溪齋誥軸以行迨後故廬無
恙入茗者反被剽竊失其二并黃文忠道周手書

贈序亦失之先生日夜泣不止曰聖恩已全給而
今反不全何以慰先人於地下耶未幾
大兵自閩旋有騎槍徃覓周氏廬甚亟里人駭愕
先生挺身前問所由騎探箴出二軸與石齋序付
先生曰此忠臣家誥命幸入吾手今歸而家世守
之先生驚喜跪而受之其人振策去追問之曰吾
夸藍大王得勝也先生因作寶綸行紀其事人以
為忠孝所感亦儒照語宜如此

周忠毅公傳

逆○奄○牙○距○初○張○卽○具○專○疏○以○抨○之○者○則○周○忠○毅○宗○建○
也○宗○建○字○季○侯○號○來○玉○吳○江○人○曾○祖○冢○宰○恭○肅○公○用○
在○正○德○時○爲○諫○官○擊○中○貴○人○外○祖○顧○太○僕○存○仁○亦○侃○
侃○啓○事○俱○著○剛○直○聲○宗○建○幼○有○繩○武○志○嘗○聞○大○父○談○
楊○忠○愍○事○宗○建○曰○楊○公○之○死○乃○不○死○耳○彼○嵩○鸞○安○在○
大○父○深○器○之○萬○曆○癸○丑○成○進○士○初○任○浙○之○武○康○攝○德○
清○以○能○治○劇○調○仁○和○天○啓○辛○酉○入○爲○侍○御○史○首○言○遼○
事○之○壞○不○壞○於○無○兵○無○餉○而○壞○於○大○臣○之○無○識○旣○起○

熊廷弼於田間而閱科一遣徒亂人意秉國鈞者漫無主持隨人高下大臣無識若此尚可與言天下事哉○况○新○造○之○勢○其○鋒○甚○銳○而○謂○三○年○可○以○竣○事○臣○不○信○也○若○去○則○遽○言○進○戰○來○則○復○思○退○避○其○貽○悞○封○疆○非○淺○矣○又○言○國○家○之○治○亂○由○於○議○論○之○公○私○而○納○言○之○銓○除○在○真○品○母○容○夾○雜○以○同○升○朝○論○在○輿○評○母○輕○出○言○以○佐○鬪○國○家○要○以○邊○事○爲○首○務○母○自○起○室○內○之○戈○今○日○先○以○君○德○爲○大○本○母○徒○爲○將○順○之○節○蓋○爲○計○典○與○三○案○而○發○也○人○咸○傳○誦○其○言○當○是○時○嗣○君○初○政

衆正彙升總憲鄒元標副憲馮從吾講學京師建首善書院於宣武門內大學士葉向高撰文宗伯董其昌書丹縉紳同志者雲合宗建實董其役不日落成於天啓元年十一月開講已爲羣小所側目黨論漸興魏忠賢初用事結客氏狼狽爲奸人以壁鼠視之宗建獨曰虺已爲蛇乘霧將不可制會雨雹特疏內臣窺伺宜防曰如魏進忠者目旣不識一丁心復不諳大義一切用人行政墮於其說必且東西易面而不知邪正顛倒而不覺矣進忠卽忠賢時天啓二年

五月尚未改名也及後流毒縉紳禍延宮闈乃服其先見云天啓遣客氏出宮次日復召入又上疏力爭引王聖趙嬖陸令萱爲戒奄與客氏並銜之熊王之獄起宗建疏言平心以論撫臣侈口遼不足平者也經臣則苦口遼不可玩者也前者功罪一體之說自是激厲經撫正論然使畧無分別則經臣死不心服此又在廟堂處之務得其平耳疏入不省上將遣劉朝行邊又疏言魚朝恩童貫可爲殷鑒奈何以刑餘爲方叔以腐豎爲召虎乎力陳九害三不可疏上不

報然是時劉朝卒不遣則宗建一疏之回天也宗建歷與客魏忤奄黨在科垣者挺身攻宗建宗建言汪直劉瑾其人皆梟獍幸言路清明臣僚隔絕不久而敗今權貴之報復反借言路而伸言官之聲勢反假宦豎而重臣若不直聲其罪將內有忠賢爲之指揮旁有客氏爲之操縱中有劉朝等爲之助威而外復有蠅附忠賢者爲之驅除排解其貽害國家又胡抵耶時有吳江令以貪中計典謂由宗建所摘發甘心投逆合謀傾宗建削奪歸里丙寅奄復矯旨遣緹騎

逮入詔獄備受酷刑至肉節糜拆大呼二祖列宗共
扶擊賊叠被箠楚偃卧不能出聲許顯純罵曰此時
尚能說魏公日不識一丁否蓋塞宗建前疏語也六
月十八日夜半被沙囊壓而死年四十有五奄誅膺
卹典贈太僕卿南京諡忠毅

趙吉士曰公首先擊奄而卒死奄手視恭肅公亦
有幸不幸焉然逆折其萌而揚於王庭實自公發
之董宗伯既以首忠表其閭門而復書其坊額曰
首揚忠烈於公誠副其實矣
盧宜曰泰昌初立王僕少德完請寬封疆失事諸
臣爲魏忠節所糾忠毅疏解之一時同志幾成水
火蓋忠節執朝廷之法而公欲開使過之門要不
害其爲君子之爭也

周忠惠公傳

逆奄魏忠賢勒取蘇杭織造太監李實空疏。誣殺原
任江蘇巡撫都御史周起元於詔獄。李實者北直雄
縣人。選入內官監。充正途讀書。後爲泰昌伴讀。天啓
元年。差督蘇杭織造。實素憇疾。惟聽掌家樊得和孫
昇所提掇。既奉命南來。威福自睢。欲令蘇州同知楊
姜行屬禮往例。惟織造通判以專轄用。庭叅同知於
織監。不相統。皆客禮。見姜性又強項。執憲綱。不相下。
實遂誣姜悞。運啓元三疏直之。言織監而干叅劾大。

權將置撫按於何地不特下逆輿情抑且上關國體
姜職事修舉有賢聲而無劣跡不過爭照各監舊規
不肯行屬禮被誣姜一小吏去之何惜獨惜賢奸從
此混淆紀綱從此倒置耳又言袍船舊倒八隻今擅
增二隻歲歲要加派修造之費驛驛要設處夫廩之
費實不過得奸猾船頭些微規利而不顧有司加派
之擾不恤萬里挽拽之苦不念漏關閘萬千之稅言
甚痛切至引仇士良爲鑒疏雖不行姜得削籍善去
以此與實積不相能時有科員以年例外轉蘇松道

猶矜內府體統用刑嚴酷人多濫斃啓元具一夫慘
死萬姓憤激疏直抨之某遂竄身璫局以自解反矯
排擠正人之旨褫啓元職羣兇意猶未厭勒取實空
印奏本至京奄黨李允永貞串同劉若愚孫昇牽織七
君子誣啓元擅減袍價悞運又托名道學有東林邪
黨周宗建等附和干請亂政擾民矯旨都着官旂扭
解來京而七君子相繼死矣蓋實以他事失歡於忠
賢使其黨入京請罪永貞以爲必叅某某乃可解故
其禍益烈啓元字仲先海澄人解元進士初任浮梁

調繁南昌內召爲御史累至巡撫素以廉介自持被
逮之日士民醵資爲助乃得行至京誣賊數萬拷死
詔獄崇禎初贈卹如例南京追諡忠惠先是啓元之
罷官歸閩也吳中故事諸縉紳應作一序以贈其行
時莫敢屬筆周忠介順昌獨奮曰削行如周公最榮
可無贈耶亟具稿略言夫以察吏忤璫故被譴以去
天子卽奪公以官未嘗不予公以名公去而名益高
於公何悔惟是二載德政幾同雨露沾濡且歲值大
禮苦心調劑力請留漕粟之半加惠茲土議開三江

故道貽吳中永利公殆未可一日去者奈何竟以譴
去雖然公去而郡邑有所恃不肯以身殉人監司有
所畏不敢以刑快意繼公撫吳者終不能趨炎附熱
翻一成之案且使彼之曲徑而入媚竈而來因以得
美官者亦色阻心怵負世大詬而海內仗節秉鉞之
臣猶或能以察吏安民之責挺持於震風凌雨之中
則公雖去所留於吾吳者正多而於以風天下甚遠
謂公以一去報天子可矣然則公雖以譴去又何悔
焉文成識者謂啓元之去榮矣而啓元與順昌之危

機亦自此伏矣

趙吉士曰公之禍李實啓之李永貞成之按劉若愚灼中志永貞後見忠賢勢敗潛逃被獲思陵押發鳳陽途中服砒不死絕食旬日又不死復逮至京會審法司將永貞與劉若愚李實孫昇俱引奸黨律斬平臺召對帝曰李實空印本是李永貞填寫驗是砑上壓墨付閣臣傳看既而奉旨李永貞着卽會官處決劉若愚秋后處決李實充淨軍并戊孫昇旨未下永貞自知不免又在獄中自縊兩次皆繩斷跌暈頸皮俱破不得死戊辰七月十六日未時縛赴正義街臨刑尚跪向監斬官訴冤人皆唾之

繆文貞公傳

有明一代以詞臣而罹奄難者前則正統中劉侍講球迄後天啓又有繆宮諭昌期昌期字當時號西溪江陰人少時名甚噪顧偃蹇場屋至萬曆癸丑始成進士年已五十二矣拆卷時主考葉文忠向高見其名喜曰此人老於名場終被我收拾門下其見重如此選庶吉士同年有不得者以東林目之昌期不爲動曰顧涇陽先生知我以小友進我我真東林也蓋昌期爲諸生時涇陽曾延之家塾欣賞其文章道義

相得甚歡故云乙卯五月挺擊之獄起昌期語人曰
一御史以風顛二字出脫亂臣賊子一御史以首功
奇貨四字抹煞忠臣義士此語傳而主風顛者咸欲
刺刃其腹矣移疾歸天啓初補原職時逆奄漸已驕
橫殺泰昌伴讀王安逐宰相劉文瑞一璟昌期主試
湖廣程文一論引趙高仇士良寓規諷犯奄怒顧以
其久在名下陽收人望姑容之首輔葉向高會試舉
主也昌期正告以內傳不可奉顧命大臣不可逐老
師三朝元老當以去就爭之力遏其漸母令中涓手

滑福清雖領之然亦迂其言莫之省也奄營墓於玉
泉山倩所知謂昌期曰魏公生墓告成必得如椽一
言昌期正色曰生平恥諛墓况肯爲刑餘辱吾筆耶
客曰身履虎尾不畏其啗乎壽寧事可監也昌期大
恚叱曰壽寧曾困李獻吉今日壽寧安在奄聞益怒
壬戌冊封河南之建德王癸亥歸里甲子復命遷左
諭德應山二十四罪之疏上昌期密語桐城曰內無
承外無文襄一不振而國家從之可幾倖乎左默不
應疏上人咸謂應山令常熟時與昌期厚此疏實出

其手昌期亦未嘗辯也。過福清有客在座，福清曰：大
洪此疏亦太容易。此人在上前時有匡正，一旦去之，
恐難再得。昌期拂然曰：誰爲此說，以欺老師，可斬也。
福清色變。昌期趨出，福清號於人曰：西溪殺我，或云
福清因應山疏，上曾具密揭，勸帝聽奄，退歸私寓，優
以恩典，大拂奄意，因借此自解，而奄怒遂不可解矣。
左魏之被言也。杜門閨寂，昌期時時過慰之，而高趙
與楊左魏諸君子之逐也。昌期咸送之出國門，明知
爲訛者所見，勿避也。推掌南院疏，格不下，有小璫到

閣厲聲曰：此人還留他在此，送客越數日，請告傳旨
閑住。丙寅織入李實空印疏，內逮入拷，死年六十有
五。被收時，邑令至，遽執其手，妻妾皆不得訣別。惟銀
鐺聲薄板扉，昌期慷慨就道，無戚容。詔獄死狀，秘不
得聞。四月二十九日，橐籥中傳出片紙，自此而絕。五
月初二日，獄卒以死報，終莫知何日也。其殮也，十指
墮落，捧掬置兩袖中，蓋奄以代楊草奏，恨甚。故令獄
吏加桎拳焉。其他楚毒，可想見矣。崇禎予卹典，贈正
詹南京諡文貞。

盧宜曰劉侍講以血裙葬公以墮指殮死無臯復
歿無忌辰慘矣顧獄卒之斃忠愍者以懊恨死羅
文恭會記之而奸黨之死文貞者毫不動念焉不
特獄卒之不如竟與虎狼而同類矣

黃忠端公傳

蘇州一擊緹騎而後七君子中惟黃忠端尊素得免
逼窄之擾然亦卒死詔獄云尊素字真長號白安餘
姚人性慷慨磊落以忠孝自許而天才超邁下筆輒
數千言潘江陸海不是過也年至三十猶偃仰童試
中自信益堅讀書神情益旺家酷貧授徒茗雪間意
豁如也丙辰成進士初李寧國以高第入爲御史鄒
馮二公創書院講學尊素進規於鄒曰京師非講學
地徐文貞已叢議於盛世矣母使小人得借爲口實

也。鄒雖善其言而不能用。天啓初高邑以冢宰掌計
調鄒維璉於考功爲羣小所側目尊素抗疏直之。工
郎萬璟甫奉廷杖之旨諸臺省赴閣請進揭救止有
羣奄叢集咆哮尊素叱曰內閣絲綸重地司禮非奉
命亦不得至若輩何爲乃稍稍引去萬旣受杖尊素
語應山曰可以去矣應山曰苟濟國生死以之尊素
曰言不用何濟君子不顧死生不可不顧出處也。南
樂附逆奄以爰立高邑應山諸公屢以正論折之幾
無所容尊素進規曰乾六龍一亢姤豕至矣姤一豕

不務用晦俟時而跡涉於用壯其能濟乎南樂助祭
後期魏大中疏攻之尊素曰此固失於敬慎然小過
也攻之急勢不返顧二憾交作勿可爲矣尊素洞燭
事機所策咸中特賦性蹇諤好持清議臺省中咸倚
以爲重羣小遂目爲黨魁時客魏勢已蟠結外庭尚
相顧值地震特疏言阿保重於趙燒禁旅近於唐末
蕭牆之禍慘於敵國外患人咸咋舌副憲二十四罪
之疏上卽具專疏繼其後謂忠賢與其黨植根旣固

把持益密臺諫折之不足于戈取之亦難始猶與士大夫爲仇仇繼且以朝廷爲孤注尚忍言哉又言廷杖非祖制必權奸借以快其私而禍且移於國使後世史官書之曰某年某月工部郎萬璟以言某事死杖下豈不重爲聖德之累語甚激切逆奄益銜恨彰德進玉璽忠賢勸上御門受賀特疏言宋哲宗得璽蔡確等爭言祥瑞改元祥符其後開朋黨之禍弘治間陝西進玉璽止命取進祖宗故事當法其據經守正類如此乙丑黨禍大作削籍歸聞楊魏拷死爲位

慟哭是夕夢楊公曰大禍未解丙寅被逮緹騎過閭門爲市人所擊沉其舟駕帖俱毀諸校溷水得免又聞周吏部開讀之變逃至浙江報明踉蹌奔回浙江撫按疏奏官旂失落駕帖事奉旨黃尊素着撫按差官解京自此緹騎不敢再出兇焰稍熄尊素聞報卽挺身投牒當道自赴都門就鎮撫獄全刑拷訊誣賊二千八百兩同年門舊各爲伙助甫完究不免六月十九日遇害賦絕命詞一章時諸君子皆已畢命惟尊素與李忠毅應昇在而隔居各室不得會聚是日

尊素以拳槌壁遙呼忠毅與之別曰仲達我已先去
李日兄先行我隨至矣聞者悲之獄卒以病故報越
五日方發領埋肌肉漲潰幾不可識別矣崇禎初贈
卹如例南京追諡忠端

趙吉士曰公以忠孝自許亦恒以忠孝勉人樵李
徐冢宰石麒麟會試出公本房每聚首即談古今忠
孝事公死於庵徐亦死於義師與弟兩相成矣

李忠毅公傳

附業師吳鍾巒

諸○君○子○蹈○奄○難○者○蘇○常○二○郡○為○最○蘇○常○諸○邑○中○江○陰○
尤○最○其○繼○繆○文○貞○昌○期○而○死○者○又○有○李○忠○毅○應○昇○應○
昇○字○仲○達○號○次○見○生○時○母○夢○日○升○於○天○故○名○應○昇○之○
姑○卽○昌○期○之○室○於○應○昇○為○丈○人○行○齒○不○相○若○同○讀○書○
砥○行○務○以○忠○孝○相○期○應○昇○性○尤○方○嚴○自○名○書○室○曰○落○
落○齋○年○十○九○學○使○者○熊○廷○弼○深○加○嘆○賞○取○冠○童○子○二○
十○三○歲○舉○於○鄉○主○考○則○孫○承○宗○也○聯○魁○會○榜○人○爭○艷○
之○惟○業○師○吳○鍾○巒○勉○以○豎○立○謂○居○恒○視○公○車○高○第○如○

天上人今搖筆得之不過如是而已卓然自立從今日始應昇深旨之初授南康府推官甫任吏以積案六百餘進應昇剖決如流吏咸咋舌巡按沁水張銓臭味甚投倚之爲重在康五年洗冤釐弊止飲勺水自其家載糈以往尤加意造士復修白鹿洞書院嚮風者遠近雲集旬有小會月有大會親宿院中與諸生質疑問難行取擢御史以激揚自任尤長於奏議每一作筆灑灑數千言愷擊明快如陸敬輿蘇長公爭相傳寫時魏奄新用事導天啓演內操傳免常朝

羣臣希復陛見創立枷以示威又以軍興加派無藝百姓怨咨咸具疏侃侃言之吉水鄒元標無錫高攀龍先後總憲皆器重應昇凡大政大議必與商確有章奏必屬起草由是望重西臺而忌之者亦多工郎萬璟以忤奄死杖下應昇疏請念死諫之臣作敢言之氣且云璟六尺之孤遶膝八旬之母倚閭旅襯無歸遊魂戀闕臣僚飲泣道路咨嗟咸謂此非皇上意也彼時羣璫橫擊血亂神飛監杖張威傷痕甚重兼以倒拖逆拽蹴踏摧殘人非賤隸法非訊囚罪非死

刑命非草芥動杖一百尤不經見且以杖輕之故杖
行刑之人是必欲衛士畏威立斃朝士於杖下而後
快也爲左右計得矣聖德寧不重傷耶直俟宸衷悔
悟○平旦興憐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而後問
罪○左右卹死錄孤嗟何及矣昨禁地失火天譴甚明
部○郎之杖血方腥祝融之烈焰旋作念此可爲寒心
伏○冀優容言官喜怒中節毋致積威所劫人興遯思
人○怒而莫之敢言天怒而莫之敢告而皇上真孤立
於○上矣疏入深觸奄怒孟冬享廟南樂後至魏大中

糾之辯疏有此輩路馬等語應昇直叱其非謂廣微
父○允貞爲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閣臣以去聲施至今
奈○何比之路馬叱爲此輩伏乞嚴諭廣微退讀父書
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爲難庶可見乃父於地
下○疏上賴蒲州救得罰俸又專疏十六款欲糾逆奄
爲○應山所先應昇遂繼之謂忠賢之罪千真萬真無
可○辯也千罪萬罪又不勝辯也而皇上反代爲辯則
中○旨真可聽其僞傳乎閣臣真可聽其爰立乎外庭
真○可聽其交通乎老臣真可聽其驅逐乎直臣真可

聽○其○禁○錮○乎○生○殺○真○可○聽○其○自○操○乎○爵○祿○真○可○聽○其○
掌○握○乎○奸○細○真○可○聽○其○深○藏○乎○兵○柄○真○可○聽○其○在○手○
乎○出○入○真○可○聽○其○僭○擬○乎○臣○知○非○皇○上○意○也○無○非○爲○
其○小○忠○小○信○所○欺○耳○夫○其○不○遽○爲○王○振○劉○瑾○者○正○其○
深○於○爲○王○振○劉○瑾○者○也○未○復○切○責○閣○臣○謂○君○側○不○清○
焉○用○彼○相○一○時○之○富○貴○有○盡○千○秋○之○青○史○難○欺○不○欲○
爲○劉○健○謝○遷○者○恐○并○不○能○爲○李○東○陽○倘○畫○策○投○歡○不○
幾○與○焦○芳○同○傳○耶○時○總○憲○高○攀○龍○劾○崔○呈○秀○疏○亦○出○
應○昇○手○呈○秀○暮○夜○叩○邸○拒○之○甚○峻○及○被○黜○銜○恨○呈○身○

復○起○與○二○魏○合○謀○奄○黨○應○募○劾○應○昇○專○爲○東○林○護○法○
援○其○大○教○主○高○攀○龍○號○召○羽○黨○黃○尊○素○等○得○旨○削○籍○
奄○怒○不○解○勒○李○實○空○印○疏○砌○應○昇○名○與○忠○憲○諸○君○子○
同○逮○邑○令○至○應○昇○拜○別○父○母○攜○手○登○舟○不○一○入○與○家○
人○訣○見○者○皆○爲○墮○淚○而○應○昇○之○神○情○意○氣○無○異○也○丙○
寅○三○月○十○九○日○晨○抵○常○州○郡○城○束○身○待○罪○業○師○吳○鍾○
巒○迎○於○道○館○穀○其○家○候○開○讀○賦○詩○論○學○吳○師○命○其○二○
子○出○見○應○昇○曰○先○生○幸○語○吾○兒○此○後○不○必○讀○書○吳○曰○
書○何○必○不○讀○勿○學○子○真○讀○書○可○耳○應○昇○又○笑○曰○還○須○

勿令從真先生遊也。翌日故人徐元修從江上來，悲憤欲慟。應昇止之曰：元修何必然？但他年史筆借重，數語便堪不朽耳。吳曰：昔蔡元定竄道州，晦翁餞之，蕭寺坐客有泣下者。晦翁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嘆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兩得之矣。不圖今日親見此景，真一夕千古。命酒共酌，應昇浮大白，自賞曰：飲酒恨不足，今日足矣。二十一日，忽報南察院前有數千人聲言：李宦忠臣，何忍見其就逮？與姑蘇不約而同。知府曾櫻卽往曉諭，翼捍至院署，士民填街。

塞巷馬不得前，應昇下馬拜求方解散。二十二日開讀，尚慮民情洶洶，陳兵嚴衛。應昇拜闕畢，留宿署中。先是應昇從吳遊時，假館此署者數月，署中有清風亭，應昇恍然疇昔。吳曰：此行可謂不負所學。應昇曰：差不令此亭笑人耳。二十三日遂行，索吳師所讀易經袖珍，本吳授之，曰：吾祝汝爲薛文清，乎灑然而別。瀕行，兒童婦女望其舟，咸爲流涕。或有勸效高忠憲者，荅曰：應昇如草草畢命，陷吾親縲紲中，死不瞑目。今歸死詔獄，吾分也。至京下鎮，撫司拷掠追贓，閏六

月初三日裂裳、嚙血、手書訣、父又貽子以詩曰、白雲
渺渺、迷歸夢、芳草萋萋、泣路岐、寄語兒孫、焚筆硯、好
將犁犢、聽黃鸝、遂死於獄、卒顏紫之手、蓋許顯純承
奄意也、年甫三十、有四、崇禎登極、贈卹如例、南京諡
忠毅子遜之、字膚公、立言砥行、亦賢者

滿武愍公傳

附孫祖壽

明崇禎時三邊總兵官。先以威名顯。後以節烈著者。
首推征西前將軍滿桂。先世沂州人。以

軍功隸宣府長身黑面翹然行伍中。天啓二年大學
士孫承宗奉璽書佩賜劍躬自行邊。桂方爲寧前衛
指揮與各弁腰弓插矢伏謁道左。孫奇其貌召與語
凡諸部之強弱各邊之虛實與山川之扼塞險阻指
畫堦前如聚米印砂。孫大異之。卽日拔爲本標中軍
司旗鼓事。當是時孫以使相之尊操生殺之柄。三邊

將校不下數百人每左右顧無足當其意者獨拭目
桂屬以旗鼓司軍中進止人咸駭異及見桂威嚴端
重儼若天神又自持廉無聲色之好與厮養卒同甘
苦所部皆樂爲用乃信孫之善於知人而桂之必能
不負其任也未幾孫代王在晉爲經略決策興版築
守寧遠寧遠孤懸關外諸大帥尤世祿等咸色動孫
方沉吟守者難其人桂直入帳中謁孫曰公所遲回
不決者非以守寧遠乏人耶公能築之桂能守之請
卽以桂往矣孫大喜桂星馳赴汛招攜貳集流亡開

屯練兵不半年屹然成重鎮邊場嚙指無不知有滿
將軍者三年秋孫敘關外勞臣題桂署總兵官時遼
東新破難民渡河來者率爲他部所邀掠桂忿甚與
副將尤世祿襲擊於大凌河難民獲濟孫益喜以飲
卒禮勞之

大兵破覺華島進攻寧遠桂與道臣袁崇煥悉力死
守慷慨誓衆曰今孤城援絕欲歸無所正我與公等
效命之秋也且寧遠城堅糧足器完械利攻必不拔
從而薄之可以得志又我與公等立功之會也衆皆

踴躍用命寧遠卒完論功實授平遼總兵官既而王之臣代高第爲經略盛稱桂忠勇爲邊臣第一袁崇煥以爲掩已勿善也移桂守山海山海雖去寧遠稍近然爲京師門戶桂綢繆整頓威名大起中樞咸推其將略佩桂征西前將軍印仍賜劍以重事權賜劍異數也總兵官得之竟與經略等七月春錦州被圍桂與崇煥協謀固守戰於笊籬山勝之益鼓而前時大兵樹白龍旗設大帳綿亘數十里鋒甚銳桂至寧遠城撤軍入濠少休望見塵起急督紅旗軍逆戰良

久桂馬中二矢忽騰他騎而上大呼馳之所向辟易自卯至酉戰益力錦州圍解論者謂有邊事來以此功爲第一下詔大發帑金勞將士進桂左都督加宮保崇禎卽位復推桂鎮寧遠迨之臣罷桂亦召還會他部數入宣大邀賞西北戒嚴大同鎮臣缺廷推桂復拜征西前將軍鎮守其地時大同恃款武備久弛視諸邊尤弱桂至遍歷沿邊八路七十二城堡悉却諸將餽遺革占役清冒糧整軍器再月而軍政大舉已巳冬十月

大兵進薄都城亟趣諸鎮入援以所部五千人兼程而進桂在行間久屢建大功威名震遠近朝廷望桂尤急旦夕問兵部偵桂軍至否又豫發帑金二萬待兵至勞之十一月十八日至德勝門城中懽呼載道詔與袁崇煥互爲犄角桂躬率健丁奮鬪身復中二矢氣益奮上聞桂傷使中官賫牢醴慰勞令入甕城少休越二日累創復戰上念其忠勇特進爲武經略以示殊寵益感激圖報大戰於安定門下已而上逮袁崇煥於理催戰愈急十二月十七日全隊旆至宣

大軍不能支遂潰與裨將孫祖壽疾鬪而歿於陣死六日始得桂屍又三日得祖壽屍京師卒完贈上柱國太保諡武愍

盧宜曰自萬曆己未至崇禎己巳十年中連喪三大將中壘折矣其何能國良可慨也

侍郎劉公傳

庶吉士劉之綸以書生而自許知兵。卒能捐軀報國。功雖不成。論其世者悲其志矣。之綸字元臣。四川宜賓人。爲孝廉。時遭土司奢崇明之變。卽以兵法部勒其鄉里子弟爲捍禦。計地方藉以安堵。人甚德之。崇禎戊辰成進士。選庶常。詞林故事。惟解讀書習典故。專攻誥勅。旁及詩古文。翔步花磚。備天子顧問而已。惟綸與同年生金聲獨好談兵。同館中多嗤之者。兩人。不之顧。益深相結。復有布衣申甫亦習孫吳製戰。

車火器兼通術數與兩人相往來二年己巳元旦有黑氣起東北亘西方甫見之大驚趨語兩人曰天變如此公等知之乎今年當喋血京城下深可畏也時邊埃寧謐兩人雖異其言未之信迨十月果戒嚴金聲條上方略得召見因薦之綸及甫命以素服入對稱旨特擢之綸兵部侍郎督援勦兵而授甫爲京營副總兵改金聲爲御史監其軍募兵出戰然倉猝所募皆長安乞兒也都城外敵騎充斥烟焰照平臺勢不得不速戰以紓宵旰甫出兵得勝門營於柳林滿

桂爲總兵官節制諸軍甫自以奉勅行事不爲下桂不悅桂部卒私掠民間甫軍捕獲桂輒取去兩人滋不和及桂陷陣而殞都人震恐甫兵連敗於柳林大井後結車營於蘆溝橋

大兵繞出其後御車者惶懼不能轉殲戮殆盡甫亦陣亡之綸誓師前行距遵化城八里屯娘娘廟山大兵全隊自永平至之綸嚴陣以待發砲砲裂營中自焚力戰自午至酉矢集如雨度不支大呼曰死死負皇上解所佩印授家丁間道上之飛矢貫顱而死

三年正月也。屍回鏃深入不可拔。金聲用齒嚙之。乃出。以授其家。聲又悼甫之陷陣而歿也。疏言甫受不世之知。出師未捷。安敢求卹。但甫受事日淺。而冒死直前。義不返顧。今觀其遺骸。矢刃殆遍。非喋血力戰者。不至此。甫固以身報國矣。帝亦傷之。命予卹典。盧宜曰。解嚴後。廷議侍郎卹典。講官文震孟曰。之綸以庶常。脩膺三品恩。已逾格。死綏報國。固其分也。何庸復加優贈乎。遂中格。蓋是時之恤典。猶嚴而館垣之持正。如此。金御史口嚙箭鏃。不忘死友。又古道照人矣。

張莊節公傳

附子薇

登州兵變。鎮守總兵官張可大死之。可大字觀甫。其先孝感人。世襲南京羽林左衛指揮。登萬曆二十九年。武進士。歷浙江都司。調守儀真。貢船被劫於帆山。計擒其魁。陞陽電叅將。征黎用。黑番為鄉導。入其洞。平之。調舟山。修城禦倭。築堰灌田。兵民咸德之。晉南錦衣。可大諳練。韜鈴兼善。詩古文。公餘雅歌。投壺一觴。一詠恂恂如儒者。任陪京。著錦衣志等書。人稱雅贍。陞山東總兵官。時崇禎元年也。會三方佈置之議。

起登萊爲神京門戶。主客兵雜處新舊餉兼支繁瑣。無緒可大至定經制汰冗冒外地立水營爲汛守內地立陸營爲城守。備禦嚴而歲省浮餉二十餘萬。自遼土淪喪議者謂恢復必先四衛而復四衛必先旅順。或議隘南關嶺。或議築長城島可大以鹽塲口居兩山間其隘可守。外距木羊城二十餘里內距旅順關十餘里首尾易顧。更設鏡城於黃金山最高頂。而金州鞏於磐石矣。遂決計城之。城成議者乃服。高麗貢道舊由山海關遼陽失後改由登萊可大以麗船。

往來內地奸究易生請從覺華島登陸。乃由關門入。皆未雨之籌也。妖賊作亂衆至萬餘圍萊可大破走之。二年冬京城戒嚴奉詔勤王三年還鎮至四年而登兵有吳橋之變。先是毛帥文龍鎮皮島遼人孔有德等歸隸麾下文龍待之甚優有德等亦樂爲文龍用。文龍處海外凡有奏報或恢張失實事亦有之。然於國家形勢則屹然重鎮也。及袁崇煥出督關門疑文龍跋扈難制殺文龍他將代者於有德等亦僅以老兵置之。有德等既失所依皆落魄無聊又心憐文。

龍○無○罪○橫○受○屠○酷○恒○快○快○每○思○投○隙○而○起○未○得○其○會○
也○四○年○大○凌○河○告○急○登○撫○孫○元○化○建○議○欲○復○遼○土○宜○
用○遼○人○欲○固○遼○心○宜○用○遼○將○於○是○令○有○德○等○率○兵○千○
餘○人○赴○援○十○二○月○行○至○吳○橋○天○大○雨○雪○以○市○民○間○食○
物○啓○釁○遂○劫○庫○殺○官○而○有○德○等○家○口○皆○在○登○城○乃○倒○
戈○而○回○破○所○過○州○縣○盡○肆○焚○劫○新○城○受○禍○尤○慘○可○大○
聞○變○亟○率○兵○往○至○朱○橋○驛○值○元○化○言○撫○局○已○定○阻○可○
大○毋○西○行○及○登○城○被○圍○可○大○議○速○徵○各○郡○兵○會○勦○而○
元○化○仍○主○撫○議○不○聽○欲○乘○其○初○集○勒○兵○出○戰○又○苦○禁○

之○分○可○大○汎○崑○守○水○關○而○令○遊○擊○張○濤○禦○之○未○及○交○
綏○濤○兵○反○與○有○德○等○合○脫○回○三○十○四○人○求○入○啓○門○納○
之○次○早○有○德○等○攻○城○昨○所○入○三○十○四○人○攘○臂○大○呼○全○
城○應○焉○五○年○正○月○城○陷○可○大○方○守○水○城○知○勢○不○可○爲○
解○所○佩○大○將○虎○符○授○旗○鼓○吳○振○姬○問○道○歸○山○東○上○之○
殺○其○妾○陳○氏○遂○自○縊○於○署○內○之○太○平○樓○後○蒙○優○卹○而○
登○撫○等○竟○泛○海○歸○天○津○可○大○子○薇○字○瑶○星○宿○學○工○詩○
隱○居○金○陵○構○松○風○閣○於○棲○霞○之○麓○不○下○山○者○垂○五○十○
年○甘○於○窮○約○鍵○戶○著○書○自○號○白○雲○山○人○當○事○高○其○節○

造廬訪之非閉戶謝卽踰垣走終不得見也卒之日年八十八友人遺以美木薇聞之語其子曰嗟乎吾貧士也焉用此且先皇帝柳棺三寸先將軍藁葬孤城君父尚爾况臣子乎亟易之及易乃卒

趙吉士曰有明之季惟敗於撫之一字耳撫流賊者猶曰此飢民也至於叛兵而亦撫之不已教猱升木乎顧當事者必奉撫之一字如金科玉律焉前局敗而後復踵之甘於連臂入甕終不覺悟悲夫

徐忠烈公傳

登州兵變連破萊州山東巡撫徐從治死之從治字仲華海鹽人十歲讀陳琳檄而歎師問之曰恨不生當其時手馘老瞞耳舉進士知桐城縣性彊直不善事大吏請改武學教授陞部郎出知濟南府陞兗東道白蓮變作從治監軍出勦謂大將楊肇基曰兵法攻城爲下賊精銳聚犯紀城而夏店踞鄒滕之中吾擊首尾則其中必兩救不如擣其中堅中堅破兩城皆瑕矣楊從之擒賊首赦脇從皆從治始謀也歷陞

右藩蓮妖再發巡按御史王撫與從治議不協中以計典去崇禎四年登萊兵叛仍起監軍道未幾卽拜山東巡撫萊城被圍城中蒙頭而炊負戶而汲從治意氣自若棲止城樓守禦甚力先是登撫孫元化惑於撫議致叛黨翻城內應登庫火藥器械甚富皆前撫陶朗先所貯以備不虞者悉爲叛兵所有勢益橫比贊畫主事張毅臣復奉撫議以出援師皆畏賊左次王者亦聽之以撫事成則萊圍自解更遣使爲之求撫從治齧指大罵抗疏白其狀曰毅臣以撫爲叛

兵解而叛兵卽借撫以爲緩兵急攻之計毅臣使每一至則外攻轉急毅臣曰我不當絕兵出擊以激其怒也則必使其任意攻我我拱手以萊授之如孫元化送登州已事而後可成毅臣之撫乎當叛兵之過青也舊撫余大成擁師三千追擊甚易元化貽書云撫局已就我兵不得往東一步以致壞事大成如其戒而止及至登城被圍明知張濤兵陰與相通又使濤引兵出戰是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也且信誑開門致登城數十萬生靈盡罹鋒刃今萊城被圍叛兵

視○臣○猶○元○化○也○乃○毅○臣○公○然○爲○之○解○曰○吳○橋○激○變○有
因○也○一○路○封○刀○不○殺○也○一○聞○詔○使○遂○止○兵○勿○攻○也○吾
誰○欺○欺○天○乎○今○元○化○入○京○已○久○又○得○毅○臣○僞○報○盈○庭
集○議○必○以○爲○一○紙○書○賢○於○十○萬○兵○援○師○絕○跡○不○來○職
此○故○矣○臣○當○死○爲○厲○鬼○以○殺○賊○斷○不○敢○以○撫○面○謾○至
尊○淆○亂○國○是○陷○封○疆○而○殘○生○命○也○疏○入○中○朝○不○以○爲
然○時○撫○議○方○殷○賊○攻○城○益○力○四○月○架○元○化○所○遺○西○洋
大○砲○攢○擊○城○西○南○隅○從○治○方○簡○閱○丁○壯○指○揮○堵○禦○左
右○請○少○避○之○不○可○語○未○畢○飛○礮○中○其○額○身○赴○血○營○中

頃○刻○而○死○萊○人○大○臨○守○陴○者○皆○哭○初○兵○部○條○上○方○略
曰○萊○撫○守○萊○東○撫○駐○青○調○度○從○治○謂○東○撫○控○壓○全○齊
駐○青○不○足○繫○萊○人○之○心○而○入○萊○則○可○以○繫○全○齊○之○命
委○一○身○於○孤○城○示○全○齊○以○必○死○其○見○蓋○已○遠○矣○事○聞
贈○卹○有○加○賜○額○曰○忠○烈○從○治○死○時○年○六○十○有○一

盧宜曰一時內外諸臣爭言撫者彼豈真謂撫之
可恃而後必不敗哉不過爲苟且旦夕之計以塞
責耳爲人臣子而設心如此求濟國事求保身家
兩不可得矣

郡守朱公傳

附知縣秦三輔吳世揚知州陳所聞等

登萊兵變與其難者復有萊州知府朱萬年云萬年字某黎平人萬曆中舉於鄉歷官守萊州有惠政崇禎五年二月叛兵既陷登州乘勝來犯城中士民洶洶欲竄萬年下令嚴禁憑城固守被圍數月萬年飭守具給軍食未嘗乏絕外圍益急城中守禦益堅叛兵知城不可下又恐援師四面集數詭詞乞降當事信以為然而不虞其詐也命萬年往受之萬年曰叛兵殘破郡邑殺朝廷命吏自知蹈不赦律必無降理

且未經大創其志甚驕往則徒損國威耳知府食祿
爲王臣此身固不敢惜也不聽萬年毅然遂行果爲
叛兵所執萬年誑之曰爾執我無益可以精騎從我
呼守門者出降叛兵果以精騎五百擁萬年至城下
萬年大呼曰我已被擒誓必死彼精騎盡在此可發
砲急擊之毋以我爲慮守將楊御蕃猶不忍萬年復
頓足大呼叛兵怒將殺之大罵而死城上人見萬年
已死遂發砲叛兵所擁精騎死過半其鋒頓挫事聞
贈太常卿賜祭葬有司建祠官其一子方叛兵之還

掠新城也知縣三原秦三輔訓導王協中禦之並死
焉陷黃縣則知縣洛陽吳世揚以大罵死縣丞張國
輔叅將張奇功守備熊奮渭以力戰死陷平度州則
知州畿輔陳所聞以自縊死三人並起家乙榜俱邀
贈卹餘亦蒙恩而登撫謝璉與萬年同往亦被執

趙吉士曰有明之代養廉之典甚優而酬忠之禮
尤渥凡死綱常死封疆者皆贈官廕子賜祭葬或
賜諡立祠婦女則建坊旌表前若靖難諸臣至累
葉後尚被褒揚啓禎而降累累多人較前代爲更
盛報禮之重豈徒然哉

行取知縣張公傳

與登州之難者。鄉縉紳則有行取知縣張瑤。瑤字某蓬萊人。天啓五年進士。授開封推官。爲治嚴明。絕請寄。抑豪強。民敬之。若神。政聲冠全省。撫按交薦。崇禎四年。與萊陽宋玫。並行取入都。時沂州宋鳴梧爲吏掌科。舊制臺省雖七品官。得風聞言事。閣部大臣一受糾。抨多不安而去。人咸畏之。御史猶轄於總憲。惟六科無所統屬。均稱內府體。更尊吏掌科。操百官賢否。黜陟於六科中。尤高自簡貴。若外吏趨謁。必勞門。

者錢乃得通姓名瑤往無所予門者有煩言瑤素剛直不能忍詈之鳴梧以為褻其體也不悅援玫為給事中而抑瑤僅授府同知瑤大怒撫玫行賄狀列疏上聞冢宰惡其侵已也亦劾瑤饋遺奔競鳴梧復極論之遂謫河州判官未赴旋里五年正月叛兵逼登州瑤率家衆登陴拒守城陷瑤猶揮石奮擊賊擁至被執大罵不屈見殺妻女四人並投井死贈光祿少卿先是叛兵陷新城舉人王與夔張儼然死之其陷他縣者貢生張聯合蔣時行亦死之皆格于例不獲

旌禮部侍郎陳子壯以為請乃贈與夔儼然俱宛平知縣聯合時行俱順天府學教授其後死難者皆如前制

附記 陳子壯疏曰舉貢死難無卹典舊例也然既登於天府恩獨厚於流官九泉之下能無怨恫比者武舉人李調禦賊捐軀已蒙贈卹武途如此文儒安得獨遺乞量贈一官永為定例制曰可盧宜曰知縣朝廷命官也以命官而見扼於闈者主人反謂褻其體而排之噫臺省之所以尊亦顧其人之樹立何如耳若屑屑焉惟爭此體統則亦無貴乎其為臺省矣然而明季時固相習成風也

副使洪公傳

福撫熊文燦遣兵備副使洪雲蒸招海盜劉香老被
 執。○不屈死之。○雲蒸字某長沙人由進士初任諸暨縣
 由部郎歷江右藩叅再調廣東先是海盜鄭芝龍芝
 虎同劉香老陸梁海中為商民患凡商船往來與居
 民之入海捕魚者若與盜遇必繫其一於盜舟勒令
 輸銀多者數百金少亦數十金縱其餘歸家歛銀往
 贖踰期不至則將所繫者敲扑之或贖者往而盜艘
 飄忽無定反遇他盜掠其銀去為盜所繫者多死官

司不能追捕乃設厲禁不許入海而沿海居民依海
爲生者益困時文燦方爲福撫招之降芝龍兄弟私
念囊橐已充勿不欲與官軍爲難且免風濤播遷文
燦復曲意詢之許其安插泉州泉州故芝龍桑梓地
得以高枕負嶠遂就撫而香老仍崛強入廣往來牛
田馬耳諸洋常犯小理犯長樂及廣之海豐芝龍出
戰多失利香老益驕且滋橫崇禎七年文燦欲以招
芝龍者招香老香老笑曰巨魚失水與鯁鱗同我能
海中望岸上不能岸上望海中也而故爲就撫狀文

燦不省其詐遽遣雲蒸往香老大笑留之不令返如
是者一年上聞狀歎曰豈有招海而反蹈海者勅文
燦戴罪而合廣福兵會勦於田尾遠洋八年四月香
老逆戰大敗時芝龍以遊擊爲前鋒香老脅雲蒸出
船頭止芝龍兵雲蒸出大呼曰我兵備副使洪雲蒸
也將軍第來前賊窮矣急擊勿失賊怒殺之而自焚
其舟死於火中

盧宜曰文燦之技惟知有招撫耳亦思虎狼之性
肯一日忘山林哉使不許芝龍安插泉州便其窟
穴亦未必卽能革面也文燦之終以撫敗宜矣獨
是廟堂之上究無人議及於此者其於國事奚啻

秦人之視越人耶

澤遼二州和平二縣諸忠合傳

明崇禎五年流賊入晉攻陷諸州縣紀官紳之抗節者張光奎澤州人進士仕至山東叅政時流賊蹂躪山西監司王肇生知歙人吳開先有勇略假便宜署為將使擊賊賊犯澤州開先戰於城西賊敗去從沁水轉掠陽城肇生率開先之兵禦之開先恃勇輕賊謂草寇不足撓其鋒渡沁戰於北留墩下擊斬數百人炮火盡後無援者賊衆大至欺其孤軍力竭四面蹙之全師盡沒賊乘勝以八月再犯澤州光奎時里

居與其兄光璽千總劉自安等勵衆固守八日城陷
 光奎等並死之澤大州也烟戶如織且聖富驟爲賊
 破遠近皆震他賊紫金樑等從沁州武鄉轉攻遼州
 州紳楊于楷饒於貲爲一州民望元年舉進士授行
 人五年奉使藩府事竣旋里十一月賊至于楷散家
 財募鄉勇與知州信陽李呈章鼓厲士民乘城固守
 邑而力屈城陷兩人先後被執俱罵賊不屈死在籍
 刑部主事張友程舉人趙一亨侯標並死之六年四
 月賊攻平順知縣浮梁徐明揚設守或以彈丸邑又

無備當避之郡城不可城陷不屈死其年四月陷和
 順副使藥濟衆罷官家居被傷不屈投井死

趙吉士曰賊初起不過飢民嘯聚尚可撲滅而一
 悞于大吏之招撫再悞於地方之弛備遂致所向
 咸靡涓涓不絕流爲江河後雖全力禦之崩潰四
 出矣

陸忠烈公傳

附遊擊賀其勲石宗德

闖賊入靜寧州。再破隆德縣。固原道陸夢龍率兵赴援。陷陣而死。夢龍字君啓。浙江山陰人。起家進士。初任刑曹。梃擊之獄起。曹郎同訊者三人。咸附瘋癲之說。盡匿張差所供。爲鄭國泰守庄及龐劉二內侍引進語。第云差收積薪草。爲鄰人李萬倉等所燬。差憤赴朝。聲寃行至東華門。遇一人謂持梃入可當寃狀。遂悞入東宮。迫署印。侍郎張問達速讞。及提牢主事王之案。發其奸疏。下部夢龍以典試廣東。註門籍。問

達強起之令共事三曹郎不欲再鞫趣問達具疏請
旨以疏入必留中其事可寢夢龍堅持不可曰已奉
旨提問復請何旨今具疏欲提張差耶差已在獄又
誰提衆曰提馬三舅輩夢龍曰此皆細民一提立至
堂堂法司乃煩天子詔耶問達曰將若何曰差所供
內犯有姓無名此須訊實衆急曰此事何敢再訊夢
龍曰此事何可不再訊他小事尚須覆鞫豈關涉宮
闈可草草耶衆皆語塞問達卽令再訊衆猶執不可
曰倘訊而狂吐不軌謀奈何夢龍曰囚慮其不承耳

今反慮其承耶及會訊司官七人惟傅梅與夢龍意
合餘皆主瘋癲將訊衆猶囁嚅後堂夢龍曰法官乃
畏囚若此耶衆曰訊終不便或把夢龍臂曰今不得
已而訊止問兩內官及馬三舅李外父的名爾更問
一語不得且曰訊亦不可加刑夢龍見諸人遑遽失
色笑曰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倘得禍余
自承之乃就坐夢龍呼刑具者三默無應者擊案大
呼始具差長身駢脅睨視傲語略無瘋癲狀夢龍呼
紙筆令畫所從入路衆笑曰令癲人畫圖君亦癲耶

圖成傳梅問汝何由識路差言我薊州人無導者安
得入夢龍問導者誰供係兩內官且曰彼用金銀壺
各一參我三年矣問內官姓名衆急曰渠必不識不
必問夢龍問使汝何爲曰擊小爺小爺者太子也衆
卽推座起曰此不可問矣遂罷訊問達將具疏夢龍
稱病不出問達遣使四五輩趣之乃往見請再訊曰
安有不得內侍姓名可卽成信獄乎後若別有發覺
爲憂方大耳問達愕然乃從夢龍言命十三司會訊
訊時衆語喧雜主瘋癲者故囂亂之差則盡供逆謀

與內侍劉成龐保姓名一無所隱主筆者聞供二豎
名徬徨不敢下比供至擊小爺三字益惶駭欲去之
夢龍不可郎中馬德澧亦持之衆又曰頃某御史傳
言不得入此三字誰敢入夢龍曰但道陸員外不肯
匿誰敢匿當是時言路自何士晉刑官自王之案傳
梅馬德澧與夢龍數人外鮮不納鄭氏賄者夢龍持
之尤力羣小恨次骨某御史復揚言曰已具彈章矣
亟從衆則免夢龍曰吾不畏死寧畏彈章耶獄乃決
萬曆四十五年出督廣西學政轉九江道亡命李瓊

者自宮入淮府王命署承奉出入王宮誘王蹈非法
人言淮難將作夢龍捕得之王大怒夢龍往見王大
言曰人言殿下反職謂殿下不反亦不能反王聞其
言驟面發赤曰僉事言何狂也曰臣言不狂顧殿下
不能反而今有反跡何也王益怒詰其故曰大盜李
瓚所在行劫皆以殿下爲名事急則入王宮僥倖漏
網今瓚已弋獲事猶可解而殿下反怒官司之捕瓚
者道路口語籍籍萬一臺省以殿下交結匪類具疏
上聞殿下不特不能爲李瓚解又將何以自解王默

然久之曰如僉事言爲之奈何曰殿下但聽職治瓚
則事立解矣於王固無預也王敬諾於是遠戍瓚地
方以安宗人養端結無賴程鵬多通草澤省中士民
咸言兩人將反奔徙輓輒巡撫啓角門延入問計夢
龍曰天下無此反法縛之一步卒力耳曰如宗人何
曰但斬鵬則事立定矣果如其言再監貴州軍叛苗
安邦彥犯晉定借總兵黃鉞以兵三千人赴之偵者
言賊大至曉行大霧滿山夢龍曰急驅之稍霽賊知
虛實矣鉞不應夢龍遽引親丁直前薄賊賊奔鉞乃

拔營而進三山苗叛思州告急夢龍往援問知府胡
柘曰君識獅子哨去賊巢幾里曰二十里夢龍卽夜
遣中軍吳相進搗其巢奪苗鼓亂槌聲震山谷苗大
奔潰焚其巢而還天啓五年謝病歸六年巡撫閔洪
學復薦起監偏沅軍繼進廣東臬司會撫按議建奄
祠夢龍曰鑿吾頭不與也祥中風移疾遽行奄黨誣
以貴州任內舊案降一級間任崇禎五年起副使分
守東兗撫按方有登州之役赴謁進曰諸軍本來攻
賊今反列戍而守何也賊憑城用砲則勢在賊昨出

而趨我此我用砲之時也賊守則不敢攻我守又慮
其來犯相持旣久深秋將盡賊夏屋火食我軍露處
風雪交至何以禦之馬日踣斃而日徵州縣之馬攻
城將騎而上耶總監高起潛曰君不知攻之難待其
食盡馬亦盡取之易耳曰攻城十月矣賊強而我力
益困士氣不作城中芻粟未必可盡昨出城馬甚駢
駢亦何時盡耶起潛語塞然卒不用其言夢龍還守
東兗登事卒壞又平汶上東阿諸賊地方迄以安堵
夢龍先後兩監軍守兗東攝兗西窮搜諸賊皆以少

擊衆身先士卒屢蹈危地其運機最密好出人
不意惜尼於總監又制於撫按不能竟其用也
調陝西臬副備兵固原地寒俗窳山無草木貧
者載道裸而號多斃夢龍設煖窩收之日給粥
三甌至明年二月散使歸農全活甚衆進右
叅政七年八月賊入靜寧州再圍隆德率遊
擊賀其勲石宗德赴之猝遇賊數萬夢龍所
領不及千人勢不敵欲依山阻險以待援兵
之至而崗上伏發矢石如雨下有裨校呼其
亟去夢龍曰我豈爲逃走兵道耶火藥盡兩
將環抱而泣夢

龍曰何作婦人態死忠耳張目大呼馳上手
刃數賊面中刀一髮際中刀四右臂箭鏃如
蝟北向叩首於鞍曰臣力竭矣最後一矢貫
頸而斃年五十九其勲宗德皆死之越四日
賊去獲夢龍屍顏色瑩然氣猶怒事聞贈太
僕卿加諡忠烈夢龍慷慨好談兵客訪之輒
投石超距舞大刀以示勇毅然有廓清羣盜
志至是戰死聞者莫不惜之

贊曰公治軍倣俞將軍大猷雖僕隸亦教以兵法
果敢善戰又精於智算使當時盡得其用何憂
強賊哉故撫其梗槩并述當時怯懦無謀奄尹
用事之禍爲慨焉

盧宜曰忠烈見事明快其所辯論無不分肌中理
迎刃輒解而張差一案保護東宮逆折奸謀尤功
在社稷矣

隆德令費公傳

陝西隆德之陷也。固原道旣赴援而死。其縣令費彥
方亦以節著。云彥方字爾英。浙江崇德人。以乙榜授
江西上高令。上高地瘠而貧。歲不登。彥方不欲以繭
絲副功。令輓漕殿。謫豫幕。崇禎五年。再遷。令隆德。秦
地自延綏竊發。蹂躪無完土。武臣莫肯用命。失機則
以賄免。守土官率望風解竄。營救於樞要。天子亦以
武備久弛。罪不在小臣也。而寬之多。不死。於是行間
不戰郡縣不守。賊益橫行。無所阻。彥方至。招流亡。繕

城郭勸農設賑民困稍甦七年賊分爲二支一走長平犯涇陽一趨郿剽盩厔衝突飄忽臨鞏平涼所在不支彥方聞報益募兵爲固守計而防弁先逃賊破靜寧州閏八月二十九日賊抵城下彥方登陴設守流矢傷左鬢不爲動然城無兵衛遂陷彥方被執賊掠其署蕭然壁立詫曰窮如是其好官耶縛而不殺逼之使降先是彥方以丸書乞援於固原道陸夢龍得報曰第堅守旦夕卽親自提兵來而書爲賊所得設伏六盤山以待夢龍至陷伏中戰歿賊怒其乞援也遂害之彥方挺立受刃腰領皆穿穴以死事聞當優卹而逃弁賄樞部謀卸罪議彥方城守謀疎久之乃贈奉直大夫靜寧知州

趙吉士曰防弁棄城先逃而反歸罪於縣令之謀疎亦思兵之不存謀於何有然則守土者其將操空拳冒白刃而卽爲謀之密耶其於國事果有濟焉否耶
盧宜曰賊因公之窮而信爲好官信乎爲賊吏者不特貽羞於正人君子卽盜賊亦惡之真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矣

陝西八忠合傳

附董令父嗣成弟三元妻李氏吉令子士樞士模鄉紳魏炳

明崇禎七年流賊亂秦中。列城如破竹。其同時死疆事可紀者。一曰龐瑜。字堅白。公安人家。貧力耕自給。夏日轉水灌苗。執書隨牛後。誦讀聲與轆轤聲相和。由歲貢授京山訓導。崇禎七年陞崇信知縣。瑜素善易。精爻象。將之官筮得姤之革。驚曰。吾其沒於西乎。驅車至縣。縣故僻野。無城郭。頻遭荒旱。居民死徙之餘。所存止百餘戶。賊警震鄰。馳詣平涼請兵於監司。陸夢龍。夢龍標兵僅數千人。方分出討賊。無以應。瑜

歸集士民流涕大言誓以身死職閏八月天大雨土垣盡傾賊掩至瑜急解印付家人馳詣上官而身坐堂皇以俟賊摔之下令跪瑜罵曰吾待死久矣狗賊何敢忍朝廷命官賊怒拔刀擬之罵益厲賊掠城中無所有執之郊外殺之剖心裂屍而去事聞贈固原知州一曰董三謨黎平人舉於鄉崇禎中授山陽知縣吏事精敏下皆畏服賊陷其城三謨與父嗣成弟三元妻李氏携子女皆死三謨多惠政百姓素感其恩及全家殉難賊退百姓羣聚而哭之後贈光祿寺

丞立祠嗣成三元並祀妻女建坊旌表一曰朱呈瓘瀋府宗室也居長治由貢生爲秦安知縣縣瘠素乏守備賊至居民望風先遁城遂陷執之詣寧羌郭外令賺寧羌城呈瓘大呼守陴者曰我秦安知縣朱呈瓘也不幸城破爲賊所執汝等須勉力固守我忍辱至此者欲令知我死處耳遂大罵賊殺之寧羌迄嚴守賊終不能下贈光祿少卿一曰吉永祚輝縣人輸貲入國學爲鳳縣主簿七年四月已謝事將歸賊至知縣棄城遁或勸之去不可曰吾身在城中則此城

卽當與身爲存亡也。乃倡義拒守，力屈城陷。北面再拜曰：臣雖小吏，旣已食君之祿，不敢以謝事逃死。見賊大罵，被殺。二子士樞、士模皆死。教諭李之蔚、鄉紳魏炳俱不屈死。一曰婁琇，籍失知涇州，視民如子，民甚懷之。城陋而率土荒儉，編戶寥寥，無以資守禦。七年閏八月，賊至城，卽陷，不屈而死。一曰蒲來舉，籍失知甘泉縣，賊來犯，守備孫守法等擁兵不救，城破來舉手刃一賊，傷六賊而後死。一曰呂鳴世，福建人，由恩貢爲麟遊知縣，性介特，以風教自任，地被兵燹，鳴

世曲意拊循，甚著恩信。七年八月，賊陷其城，被執。賊聞其廉而惠，亦惜之，未忍加害。鳴世發憤絕食六日而卒。事聞，咸邀贈卹。

趙吉士曰：賊流毒秦中，最酷官紳，死難亦最多。此姑舉甲戌年考有姓名政績者已八人矣。

夔州府同知何公傳

有明自崇禎元年十一月陝西白水王二反。饑民嘯聚羣起爲盜。轉寇山西。支蔓於河南北。及湖廣四川。摧陷州縣以數十。然未有陷大郡者。至七年二月。四川之夔州府破。遠近皆爲震動。而抗節死者僅一府。同知何承光也。承光貴州鎮遠人。萬曆中舉于鄉。歷官至府同知。時流寇大起。犯荊州者連陷遠安興山。歸州遂長驅入夔門。當是時。承平久。百姓不聞金革聲。盜雖起而恃山川扼塞。漫不爲備。倏傳賊至。官民

皆震駭落魄守夔副使道與通判推官及奉節知縣
皆望風而逃承光方署府事毅然曰身膺民社而鼠
竄求生法之所不貸也與其死於法而辱及父母何
如死於賊而上報朝廷遂率民固守而備禦一無可
恃力竭援絕城陷承光整冠帶危坐堂上賊至大罵
不屈賊殺之而投其屍于江後贈夔州知府賊他部
自漢中西鄉來者亦以是月犯大寧知縣高日臨字
儼若鄱陽人由恩貢生治邑有聲賊至見勢弱不能
守嚙指血書牒乞援上官而躬率家衆及民禦之城

北門衆寡不敵戰敗被執脅之降大罵不屈賊碎其
體而焚之訓導高錫及其妻女巡檢陳國俊及其妻
皆遇害次日陷巫山巡檢郭纘化禦之陣歿陷通江
署事通判李基棄城遁指揮王永年力戰死之四月
守備郭震辰指揮田實擊賊百丈關兵敗被執死

趙吉士曰蜀中稱天險必曰夔門劍閣又賊當初
起時尚未燎原乃賊之入蜀也如出無人之境賊
之破夔也卽在瞬息之間各官奔竄者後亦未嘗
明麗爰書不待智者已知有土崩之勢矣



